

文旅融合视域下大运河文化带遗产资源开发研究

冷南羲

大运河沿线遗产资源丰富，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保护的主要内容、传承的重点对象、利用的核心资源。文旅开发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要途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如今，人们对馆藏展示、静态呈现等传统遗产保护方式愈觉乏味，对特征模糊、内容贫瘠的文旅项目望而却步。因此，本文从遗产旅游角度切入，旨在分析遗产资源与文旅开发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探询充分利用遗产资源打造精品文旅项目的路径，进而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一、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可行性分析

（一）遗产资源的分级化管理

作为“我国唯一‘在用’的巨型活态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资源具有类别多样、数量丰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等特点，对其开发需要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笔者以为，按照资源现存情况、自身特性与发展潜力分析，可将大运河遗产资源开发分为科学保护、活态传承、文旅开发三大类。

科学保护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基础。要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加强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正如学者所述：“以大运河河道为中心线，外扩 30-80m 范围内，既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区与缓冲区，也是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的核心保护范围。该区域以遗产与生态保护为主，部分区域可适当开展游憩活动。”（张飞等. 大运河文化带游憩空间范围及层次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6).）该区域既是大运河自然生态区，也是大运河遗址区（如码头、堤岸、古桥、临水建筑等），既关乎大运河环境质量，也体现大运河遗产保护水平。一方面，该区域要避免过度开发，需组织专业人员对沿线遗产资源进行地毯式调研，摸清底数，建立档案，完善大运河数字资源库，实现分级分类管理，保证自然环境与人文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系统性。特别是针对亟待保护的遗产资源（如大运河断流区域、遗迹暴露点）要实行“网格化管理”，实现责任精准、分工明确、措施有力。另一方面，保护并非封存，可采用非接触或限制接触的方式利用核心区遗产资源。例如，可将游客不便靠近的码头遗址作为灯光秀舞台，结合游船线路，打造水上夜景观光项目。

活态传承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桥梁，连接历史的记录与活力今朝的创造。可从内容与方式两个层面入手。现有针对活态传承的研究多指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手工艺，忽视了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究其根源，是人们未能意识到，大运河文化的主体就是运河居民。当地居民对遗产的感情与认知是外人难以取代的，其先辈是遗产的创造者，自身是遗产形成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传承者。因而，活态传承的内容要强调全面性，不仅包括代表性工艺，更涵盖大运河沿线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家园。例如在城市改造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大运河畔居民的生活习惯，当前惯用的“大规模迁出原住民的方法既破坏了遗产点周围的原始建筑又容易出现集体记忆的断层，造成历史记忆的丢失。”（孙威，林晓娜等. 北京运河文化带保护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J]. 中国名城, 2018 (4).）在传承方式上，一方面，传统的家族与师徒传承受到现代社会职场、产业化、效率、专业教育等要素的冲击而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针对传承方式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博物馆”“传承人”“社会组织”等单一要素，整合研究有待深化。活态传承的方式应强调平台整合与受众参与，从而实现全民共创的目标。前者应整合政府引领、企业创新、科研保障、河畔社区实践、产业循环、大众传播等功能；后者应兼顾遗产特色和受众需要，打造独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

在大运河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过程中，目前创新性项目数量还比较少。特色是文旅开发的核心与前提，也是文旅项目生命力的来源，既要立足资源本身寻找特色，也要契合市场需求定制化开发。大运河沿线众多遗产资源的文旅开发，不能过度追求建设

速度、经济效益、求新求异，只能在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基础上加以开发。面对大运河不同种类、不同现状、不同特点的遗产资源，可以采用逐级开发策略，即在对大运河沿线资源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将其分为限制性项目、沉浸式项目、亲子型项目等。例如，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灯光投影、修复重建等）再现已经消失的运河景观，采用限制性观赏方式（人流量限制、无接触观赏等）呈现重点保护的遗产资源，打造原生态沉浸式运河街区。

由此可见，分级化管理旨在全面整合大运河遗产资源，精准协调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系统规划文旅发展方向。文旅开发是运河遗产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有效利用的具体途径，也是一种统一规划下的市场行为，以受众参与度为风向标，因而在明确资源类别与特点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市场需求打造开发项目。

（二）文旅项目的定制化建设

文旅开发如同“带着镣铐跳舞”，既有束缚，又需绽放。一方面受到资源类型的限制，不能生搬硬造，避免产品“四不像”的尴尬；另一方面要夺人眼球，将特色资源转化为优势产品，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地域知名度。由于大运河开发还需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因而其文旅建设更强调精准到位，既不能损害脆弱的遗产生态，又要实现产业振兴、经济发展、文化呈现等目的。

文旅开发由具体项目构成，文旅项目又与地域资源（特别是首要资源、特色资源）和市场需求产生联系。当前我国文旅开发水平良莠不齐，部分文旅项目或未能契合市场需要而血本无归，或缺乏特色、同质化严重，难以获得持久生命力。因此，如何精准捕捉并利用特色资源、有效把握并融入市场需求、全面兼顾并发挥遗产优势，成为大运河文旅项目打造的目标，定制化策略正是可供借鉴的发展路径。

不同于传统“生产—消费”的单向线性过程，定制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向互动。定制化“整合协同”的内涵，契合大运河建设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特征；“双向互动”的特点顺应大运河文旅市场发展趋势；“物尽其用”的要求符合大运河资源使用原则。因此，大运河文旅项目定制化建设具体可分为遗产资源的定制化利用、市场需求的定制化分类、拳头产品的定制化设计。

遗产资源的定制化利用，前提是分级化管理，不同类型的遗产资源有其自身特点和可利用方面，需要通过精准分类、科学管理，实现保护、传承与利用关系的平衡。例如，塘栖古镇具备京杭大运河南源首镇与杭州近郊的区位优势，该地文旅项目既要突出“南北互通”“南国风情”特点，也要满足杭州本地客源的个性需求。市场需求大致可按照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加以划分，领略地域风光、品尝特色风味、参与民俗活动是外来游客的主要期待；提高家庭收入、完善医疗教育交通等保障、实现身心休闲是本地居民的核心诉求。拳头产品的定制化设计是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金牌文旅项目，通过点状突破呈现地域特色、提升区域知名度，进而完善文旅产业链。拳头产品既是对特色资源的物尽其用，又需具备协同衍生的潜能，可作为文旅项目打造的第一步，其内容也是不断完善、深化、丰富的过程。以大运河研学项目为例，在满足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运河，实现寓教于乐与素质教育目标的同时，也将大运河沿线遗产资源串联成线，完善了餐饮住宿、活动空间、游乐项目等文旅基础设施，从而为亲子游、近郊游、组织团建等文旅活动的衍生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文旅项目定制化建设立足大运河遗产资源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特性，对标市场需求，优化资源组合，旨在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让遗产资源真正融入现代文旅产业，从而获得无限生命力。近年来，大运河沿线地区逐渐意识到文旅开发与遗产资源利用的紧密关联，部分实践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前瞻性，为遗产旅游驱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以杭州、扬州为例的典型分析

杭州与扬州皆是我国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大运河建设的先行者，大运河杭州段与扬州段都拥有丰富的遗产资源、具备较好的遗产旅游开发条件。分析这两个城市在大运河遗产资源保护与文旅融合方面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

（一）杭州：京杭运河最南端，通江达海由此行

杭州市的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文旅开发工作始终走在我国前列。在遗产保护层面，2010年杭州率先开展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法调研；2017年5月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成为大运河沿线27个遗产城市中的第一部运河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2020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省级地方性立法。在旅游开发层面，2004年10月，杭州市京杭运河“水上巴士”正式开通，杭州市水上观光巴士成为全国首家经营水上公交的企业，杭州段也成为了京杭运河水上旅游最发达的区段。完善的遗产保护条例、丰富的文旅资源与广大的市场需求，为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地区遗产旅游特点主要体现在“博物馆群的活态传承”“运河与城市交融的市井气息”“运河、西湖、良渚等遗产点的互动”等方面。

以“博物馆群的活态传承”为例，在拱墅区拱宸桥附近，坐落着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刀剪刀博物馆、扇博物馆、伞博物馆、工艺美术博物馆、手工艺活态馆等众多国字号博物馆。与传统偏展示类的博物馆不同，聚集在大运河杭州段畔的博物馆群具有以下三类特征。其一，与大运河（特别是遗产资源）联系紧密，或为大运河主题，如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或设立相关主题，如手工艺活态馆参与“2019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系列活动”，以非遗文化沟通南北。其二，活态传承、互动体验。例如，刀剪刀博物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与文创产业相结合，推出实用又美观的工艺剪；又如，工艺美术博物馆开辟了第二课堂互动区，可展开丰富的工艺体验活动。其三，全民参与、融入生活。除了上述国字号博物馆外，杭州段大运河畔还聚集了一批“微型博物馆”“传承工作室”与专题博物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好去处、社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上博物馆群与大运河遗产资源联系紧密，成为大运河遗产资源保护、展示、传承、利用的平台，并通过互动体验、研学项目、社区活动等方式推动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发展。当然，大运河杭州段遗产旅游也存在发展不均衡、文旅内容单一、协同性不足等问题，具体的如运河余杭段沿岸开发程度整体较低，拱墅段资源多呈点状分布、缺乏相应的主题连线，下城段遗产资源与现代产业的结合度有限等。

（二）扬州：中华运河第一锹，烟花三月下扬州

大运河扬州段，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大运河中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河道之一。其遗存包含春秋、东晋、隋唐、明清、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重要元素和信息。这使得扬州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扬州市政府高度重视运河保护与开发，从律法制定、行政管理、产业引导、品牌打造等维度助力大运河建设。以制度保障为例，扬州市旅游局曾结合扬州城市旅游发展现状制定《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等。扬州旅游业发展也紧紧围绕大运河展开，以《扬州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2009—2030》为例，扬州市旅游发展总体布局为“一城一轴四片”。其中“一城”为扬州主城区，是扬州市旅游资源最为集中、丰富的地区，也是大运河扬州段文化遗产密集区域，几乎涵盖了大运河扬州段城区内的大部分遗产点。“一轴”指古运河和大运河，两条河道南北贯穿扬州市，成为串联城区文旅资源的天然游线。悠久的历史、系统的引导、丰富的资源，为大运河扬州段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前提，该地区遗产旅游特点主要体现在“物质遗存品类几乎涵盖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部元素”“盐商文化盛极一时”“历史变迁动态呈现”“古镇码头分布广泛”等方面。与此同时，大运河扬州段遗产旅游也存在知名度不高、缺乏拳头产品、非遗传承乏力等问题。

由此可见，杭州与扬州针对当地遗产资源转化利用的挑战，可采用上述遗产资源的分级化管理与文旅项目的定制化建设策略。以扬州如何打造遗产旅游拳头产品为例，一方面，从全域视角出发，通过分级化筛选，挑选出最具影响力且具备关联性的遗产资源；另一方面，结合市场需求与资源特点，有机组合资源点，形成主题游线、代表项目。例如，可结合水上游览路线、盐商文化遗产与水利遗址，打造“盐说运河”主题文旅项目，让人们通过食盐的视角，见证扬州段运河昔日繁华、扬州城旧日风采、扬州工匠的非凡智慧，从而提升对大运河扬州段遗产资源的利用，推动扬州段遗产旅游发展。

结语

伴随我国物质文明持续丰富，能否提供优质的文旅产品成为满足大众文化需要的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坚定文化自信，是我国对外开放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合作等时代命题，契合我国社会转型、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新要求。

遗产资源是大运河的首要资源，由于其特殊性，需要兼顾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只有通过分级化管理与定制化建设才能同时达成科学保护、活态传承、物尽其用的目标，从而推动大运河遗产旅游与文化带高质量建设，进而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并具象呈现中国文化内涵，最终实现促进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人类文明存续之目标。